

陈早春
著

蔓草缀珠

朝内 166

从编辑到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
回首平生 往事历历在目

人民文学出版社



增订版

陈早春 / 著

蔓草缀珠

增订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蔓草缀珠/陈早春著. —增订本.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02-012798-6

I. ①蔓…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1272 号

责任编辑 郭 娟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王重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32 千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6.5 插页 3
版 次 2005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北京第 2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798-6
定 价 5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陈建强



1978 年参与 16 卷本《鲁迅全集》编注工作时摄



2002 年参与 18 卷本《鲁迅全集》修订工作时摄



1992 年与台湾光复书局林春晖先生（右）在建国饭店举行《世界文库》版权交易签字仪式上



在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人民文学出版社大门前，2015 年摄

目 录

自序	1
增订本序	5
童子军装	
——忆母亲	7
我的朋友	12
心祭	15
父亲二三事	20
无情的父爱	28
六亲不认的小胖胖	37
送方方归国琐记	41
家乡的小桥	49
竹笋赞	53
“偷”的忆念	56
野孩子的野趣	62
我的文学缘	68
迫不得已的出风头	
——“五七”干校生活点滴	71



知识的饥饿	
——忆大学的开头两课	80
哑然失笑的痴情	90
书房的尴尬	92
新隆中学·隆回二中忆往	98
牛汀掠影	107
追忆冯雪峰的晚年	112
漫忆包子衍	135
冯雪峰与我放鸭子	141
不像“长”和“家”的楼适夷	149
我的初小老师	152
我看君宜同志	159
回望雪峰	167
冷清地活着,又冷清地走了	
——忆林辰同志	175
非师非友、亦师亦友的蒋路同志	182
不应遗忘的角落	
——记张嘉兴老师	191
附:来信来文各一	200
怀念颜雄	205
为鲁迅代笔	
——近四十年前听冯雪峰闲聊	209
编辑家牛汉琐记	219
在人文社领导层中的李曙光	229
出版界的老黄牛王仰晨	237
折翅仍在飞翔的舒芜	252
编辑龙世辉	260

目 录

张琳,应该请入人文社“凌烟阁”	269
孙用晚年行藏拾记	276
多面手王笠耘	289
附:王笠耘来信一束	295
楼适夷——一个纯真的人	303
聊答李霁野先生	313
附:几则通信	318
说“小”议“大”	323
“名著热”的袭击	327
大师的教诲	329
造名术记略	331
会海无涯,何处是岸	334
论吃饭之难	336
人走茶自凉	338
乡思	342
访台三愿	346
感受尼亚加拉瀑布	348
杜荃是谁	352
附:徐庆全《“杜荃(郭沫若)”——惊动高层的 〈鲁迅全集〉一条注释》(摘录)	367
《英烈传》校点说明	378
致朱正	
——奉《鲁迅传略》稿审读意见	382
《绁短集》编后记	389
《续英烈传》校点说明	393



《中国文史人物故事书箱》出版缘起	398
《冯雪峰评传》修订后记	400
《激战无名川》出版记	405
《法律行者》序	411
《李吉庆装帧艺术》序	415
贺《网聚乡情》出版(代序)	418

自序

十多年前,一位也算是相当托熟的同事,曾直言不讳地说我“只开花不结果”,至今也未知何所指。其实,我从未露过“尖尖角”,没开过花,更不用说结果了。

听说一位在国内享有很高声誉的作家,曾向我的同事为我抱屈过,说让我干那些杂事是“浪费人才”。意谓我是个“人才”,则更不敢当了。其实,我只能是个苦力,叫干哪行就干哪行。

写作这一行,从来就不是我的专业,不是领导分给我的任务,至今仍然如此。记得一九八一年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时,在北京要举办国际学术讨论会,而作为北京“三鲁”之一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编辑室因没有论文提供,不能与会,同事们的心态有点不平衡,公推我去赶写文章争出一口气。既是赶写,就得占用一点工作时间,呈请社领导准假。领导批得相当干脆:“不准!”我只能开六个通宵的夜车,完成了一篇三万六千多字的论文。文章在《中国社会科学》刊物上发表了,也被这次学术讨论会采用了,因而争来了几个与会的名额,算是为大家争了口气。可是我却差点使自己断了气。写下文章最末的一个字,就晕倒在沙发上,半天起不来,可见干编辑这一行,得安分守己,硬拼不来的。

俗话说:“木匠家里凳没脚,和尚家里鬼唱歌。”为人家做嫁衣裳的我辈大都难得为自己做几件好衣裳,当然天才例外,不是坐班的非专职者例外。但自己终究是个文字工作者,稍有空闲,就难免心挂挠钩,手也痒痒,时不时利用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整天这点属



于自己的时间,去涂鸦稿纸。开始是结合工作,在别人的文章里看风景,捡遗漏,写一些所谓学术性的论文,说得冠冕堂皇一点,是结合工作搞研究。领导也不好说什么,因为用不着他们劳神去审批请假条,肚子上的腹稿,B超也看着。那时写作欲望极旺,计划写个三五本书,还为一大学牵头领了个国家社科研究项目。可是正当此时,却被民选为单位头头,而且是个主管全面工作的头头。虽然三次打上门去,向主管机关请辞而未果,被赶着鸭子上架了。上了架就下不来,被烟熏火燎烤了十多年。好容易因年迈出炉了,结果可想而知。自上架之后,几乎终止了写作,一部已在刊物上连载了两年的书稿,不得不被自己腰斩了。

我是一介书生,自己尚且料理不好,怎能去管别人。所以这个头头当得很苦,哪还有写作的灵感,伏案的时间。加之自己是个死心眼,叫背犁就背犁,叫当驂马绝不当辕马。守着本分,心不旁骛,不会弹钢琴,不会抽空去种自己宅前宅后的那三分地。

我没有当过散文编辑,没有受过名家的熏陶,没能濡染散文的大千世界,原本就没想要写散文,更不敢以散文名世。后来也居然写了一些,这得感谢我所在单位的一些老编辑。他们除干自己的本行外,大都兼擅写作。一次,为宣传计,我为香港一作家的创作,写了一篇豆腐干式的文章,在香港某报发表了。自己写了也就忘了,没有留剪报。但有同事见到过,于是劝我:“你太忙,大块论文没时间写,就抽空写点散文吧。你的评论文章写得像散文,耐看。”曾是我上级的一位著名诗人几乎一见面就劝我:“杂事少管些,多写点文章吧。”有一位早已退休的同事只要见到我发表的散文,就要犯职业病,给我来信,“奉告”他的审读意见。在他们的催促鼓励下,我也就断断续续写了些急就章。可是越写越不敢写了。散文似乎谁都可以写,但要写好的确很难。它是普普通通的萝卜、白菜,不是名厨,很难做出口味来。

当今写散文的人很多,据说流派也很多。中国人很注重招牌,

就是卖点家常酒,也要高高地挑出个酒幡子。我写的这些篇什,也许不入流,因此也就无所谓派,只是对写的对象心有所思,潮有所涌,就写了,有无技巧,未曾追求过,因此也就不知道。

集中的大部分文章,大都是有关自己的心路历程以及亲情、友情的记述和回忆,是所谓回忆散文。人到回头看以往征程的时候,大抵是已进入生机不旺的暮秋季节了。“男儿本自重横行”,临到一步一回首去“临晚镜,伤流景”的时候,已是没什么出息的了。好在回忆过往时,抚摸一下已愈或将愈的伤疤,也是一种慰藉甚至乐趣。回忆是为了忘却,忘却是一种解脱或超脱。人之所以爱看悲剧,盖由于此也。至于回忆中自然要涉及过往的人事环境甚至时代的侧影,世事的痕迹。虽然时过境迁,大都是模糊不清而泛黄的旧影像,但不敢冒充时下看重的老照片。

除这类散文之外,还辑了一些随笔、杂文和书籍的前言后记等。古代武士讲究十八般武艺,木匠也得学会劈锯刨凿各行,并行行都会。唯其不会才试着去学哩。

也许是由于这些原因,这些急就章,居然还有些许读者,特别是中学语文教师这个阶层的读者。记得我的散文刚发表十数篇时,一位曾是高中语文教师的北京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就曾两次将它们配乐广播过。最近我因外出,儿子还代我与一家音像公司签了一份将录制拙作的协议。听说某些篇章已选入中学教科书。

这些文章大都构思或成篇在月黑星稀的夜晚。这时,万籁俱寂,大千世界似乎没有了生机,只有野蔓却在充分利用地气,酿造满茎满叶的露珠。我自忖不是园圃中有科目可属的花卉,更不是高山峻岭中的参天大树,只是野地里的一缕蔓草。蔓草长在路边、田边,地不分肥瘠,都有它的踪迹。它不与同类争夺空间,无需人工侍候。它无花可供欣赏,也没有果实可饱口腹,只无偿地为大地点缀一点绿色,并为晨曦奉献自己身上的点点滴滴。对此,古人就曾吟咏过:“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我心仪这野蔓上的露珠,就将



书名叫作“蔓草缀珠”，算是敝帚自珍吧。

这些文章，大都在报刊上发表过或即将发表，基本上保持原貌，有个别篇改了题目。辑集时，大致以类相从，类中则以文章发表时间先后为序。后面附有两组来信，它们都是品评或专门点评拙作的，似可代做名家的序言或专评。在我看来，它们写得随意而实在，对一般读者来说，也许较为实用。当然，其中难免有过誉之词，读者千万别上当。

增订本序

《蔓草缀珠》于二〇〇五年出版后,不断有亲朋好友向我索要,特别是南方的故旧,说是跑遍书店都寻觅不到,于是我就请身边的好友去网上搜索,也没能如愿。一次,与同事郭娟女士说及此事,本是希望她在网上留意为我搜索一下,她却说,它既是人文社出版的,何不再版一次,有电子版,再版很容易。我说原电子版是在社外排的,搞得很乱,当时连校样都很难看下去,原版不能再用,得重排。重排得劳民伤财,加之现在读者都在玩手机,成了“低头族”,很少有人正襟危坐去埋首故纸堆。而出版社又成了企业,上面年年下达创利指标,所在职工又得养家糊口,而我们这代人,又无能写出哗众取宠的华章,如果这样再版,肯定是赔钱货,坑出版社一把,于心不忍。未曾想到,社领导积极推动,社长并已签备了出版合同。于是出书的事,又在心头活泛了起来。曾经拟出版一本新作,叫《人文社群星掠影》,连前言都写好了。如果出版这样一本新作,趁便搭上《朝内 166 号》的顺风车,也许还有点销路。因我生正逢时,在朝内 166 号待了四十多年,认识那里的几代人,原《蔓草缀珠》已写了一批老领导、老同事,前几年又断断续续写了十来人,合起来,分量已足够了。但这样做,又怕怠慢了原《蔓草缀珠》的一批读者。该书出版时,虽未登广告,未作任何宣传,所印的五千册,不到一个月,就被抢光了,可能只在北京一地,外地的读者没有见到。为了顾及这部分读者,经编辑部同意,就出版它的增订本。



增订本沿袭《蔓草缀珠》的编法,只将新写的编入同类中。个别篇增写了题注和补记。同一件事在不同文章中重复的事,则予以删除重复部分。而王笠耘、张嘉兴的信函,不另行置于附录栏内,而附在有关文章后面。

此书得以出版,首先得感谢社领导管士光、刘国辉和一再加鞭力促并任责编的郭娟。我的糟糠之妻为我复印资料,东奔西突,为之收拾打包。而且她作为文章的第一位读者,直说她的读后意见。好在她是自家人,就用不着客套致谢了。

2017.2.22 日

童子军装

——忆母亲

在十三年前的一个春寒料峭的季节,我接到农村老家大弟拍来的告母“病重”的电报。电报并未要求我回家,但我凭直觉,断定这份电报就是噩耗。母亲病重已多年,折腾得总想安乐死,但她从未在儿女面前叫过苦,并不允许家人将她的病情告诉我。她说:“人总是要死的,何必连累活人!”她一生总是为别人设想,临死不变。我虽然断定这份电报就是噩耗,但仍存有一点侥幸心理,总想赶回家能见上她一面,为她送终。但当我赶入家门时,没有见到她倚门而望,热泪伴着盈盈笑脸的身影,只见堂屋中摆着已经封殓的棺材,棺材前点着一盏其光如豆的神灯。这时,母亲一生的辛酸史,夹着她对我的千般抚爱、万般期待,从我脑海中一晃而过。我尚未哭出声来,就瘫倒在棺材前,不省人事。后来虽然醒过来了,却卧病在床,在办丧事的过程中,没能采取任何方式寄托自己的哀思,更不用说尽孝心了。

自此之后,我没有回老家为母亲扫过一次墓,也没有沉下心来怀念过她。不是不愿,而是不忍和不敢:怀念是痛苦的,特别是怀念含辛茹苦一辈子的母亲。她出身贫苦的农家,早年丧父,十二岁作为家累卸给我父亲成为童养媳,大半辈子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为了母爱,她要付出比一般母亲更高昂的代价。

时间能够冲淡一切,她离开我已十多年了,距离越来越远,才敢逐渐接近她、想起她。她生前的一些生活断片和细节,因某种触